



古典文学名著新点评丛书

水浒传

Shui Hu Zhuan

施耐庵 著 谭帆 评注

下



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 策划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水 滸 傳

(下
卷)



目 录

(下 卷)

第五十一回	插翅虎枷打白秀英 美髯公误失小衙内	474
第五十二回	李逵打死殷天锡 柴进失陷高唐州	484
第五十三回	戴宗智取公孙胜 李逵斧劈罗真人	493
第五十四回	入云龙斗法破高廉 黑旋风探穴救柴进	504
第五十五回	高太尉大兴三路兵 呼延灼摆布连环马	513
第五十六回	吴用使时迁盗甲 汤隆赚徐宁上山	521
第五十七回	徐宁教使钩镰枪 宋江大破连环马	530
第五十八回	三山聚义打青州 众虎同心归水泊	539
第五十九回	吴用赚金铃吊挂 宋江闹西岳华山	548
第六十回	公孙胜芒砀山降魔 晁天王曾头市中箭	557
第六十一回	吴用智赚玉麒麟 张顺夜闹金沙渡	566
第六十二回	放冷箭燕青救主 劫法场石秀跳楼	577
第六十三回	宋江兵打北京城 关胜议取梁山泊	589
第六十四回	呼延灼夜月赚关胜 宋公明雪天擒索超	598
第六十五回	托塔天王梦中显圣 浪里白跳水上报冤	606
第六十六回	时迁火烧翠云楼 吴用智取大名府	614
第六十七回	宋江赏马步三军 关胜降水火二将	622
第六十八回	宋公明夜打曾头市 卢俊义活捉史文恭	631
第六十九回	东平府误陷九纹龙 宋公明义释双枪将	640
第七十回	没羽箭飞石打英雄 宋公明弃粮擒壮士	647
第七十一回	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排座次	654
第七十二回	柴进簪花入禁院 李逵元夜闹东京	664
第七十三回	黑旋风乔捉鬼 梁山泊双献头	673
第七十四回	燕青智扑擎天柱 李逵寿张乔坐衙	682
第七十五回	活阎罗倒船偷御酒 黑旋风扯诏谤徽宗	691

第七十六回	吴加亮布四斗五方旗 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	697
第七十七回	梁山泊十面埋伏 宋公明两赢童贯	708
第七十八回	十节度议取梁山泊 宋公明一败高太尉	716
第七十九回	刘唐放火烧战船 宋江两败高太尉	724
第八十回	张顺凿漏海鳅船 宋江三败高太尉	732
第八十一回	燕青月夜遇道君 戴宗定计赚萧让	744
第八十二回	梁山泊分金大买市 宋公明全伙受招安	753
第八十三回	宋公明奉诏破大辽 陈桥驿滴泪斩小卒	764
第八十四回	宋公明兵打蓟州城 卢俊义大战玉田县	774
第八十五回	宋公明夜度益津关 吴学究智取文安县	783
第八十六回	宋公明大战独鹿山 卢俊义兵陷青石峪	792
第八十七回	宋公明大战幽州 呼延灼力擒番将	800
第八十八回	颜统军阵列混天象 宋公明梦授玄女法	807
第八十九回	宋公明破阵成功 宿太尉颁恩降诏	817
第九十回	五台山宋江参禅 双林渡燕青射雁	825
第九十一回	张顺夜伏金山寺 宋江智取润州城	836
第九十二回	卢俊义分兵宣州道 宋公明大战毗陵郡	845
第九十三回	混江龙太湖小结义 宋公明苏州大会垓	854
第九十四回	宁海军宋江吊孝 涌金门张顺归神	863
第九十五回	张顺魂捉方天定 宋江智取宁海军	873
第九十六回	卢俊义分兵歙州道 宋公明大战乌龙岭	883
第九十七回	睦州城箭射邓元觉 乌龙岭神助宋公明	891
第九十八回	卢俊义大战昱岭关 宋公明智取清溪洞	900
第九十九回	鲁智深浙江坐化 宋公明衣锦还乡	911
第一百回	宋公明神聚蓼儿洼 徽宗帝梦游梁山泊	925
附 录		936

第五十一回

插翅虎枷打白秀英 美髯公误失小衙内

诗曰：

龙虎山中走煞罡，英雄豪杰起多方。
魁罡飞入山东界，挺挺黄金架海梁。
幼读经书明礼义，长为吏道志轩昂。
名扬四海称时雨，岁岁朝阳集凤凰。
运蹇时乖遭迭配，如龙失水困泥冈。
曾将玄女天书受，漫向梁山水浒藏。
报冤率众临曾市，挟恨兴兵破祝庄。
谈笑西陲屯甲冑，等闲东府列刀枪。
两赢童贯排天阵，三败高俅在水乡。
施功紫塞辽兵退，报国清溪方腊亡。
行道合天呼保义，高名留得万年扬。^(一)

(一) 此段诗赞即为宋江小传。

话说梁山泊聚义厅上，晁盖、宋江并众头领与扑天雕李应陪话，敲牛宰马，做庆喜筵席。犒赏三军，并众大小喽啰筵宴，置备礼物酬谢。孙立、孙新、解珍、解宝、邹渊、邹润、乐和、顾大嫂，俱各拨房安顿。次日，又作席面，会请众头领作主张。宋江唤王矮虎来说道：“我当初在清风山时，许下你一头亲事，悬悬挂在心中，不曾完得此愿。今日我父亲有个女儿，招你为婿。”宋江自去请出宋太公来，引着一丈青扈三娘到筵前。宋江亲自与他陪话，说道：“我这兄弟王英，虽有武艺，不及贤妹。是我当初曾许下他一头亲事，一向未曾成得。今日贤妹你认义我父亲了，众头领都是媒人。今朝是个良辰吉日，贤妹与王英结为夫妇。”一丈青见宋江义气深重，推却不得，两口儿只得拜谢了。^(二)晁盖等众人皆喜，都称贺宋公明真乃有德有义之士。当日尽皆筵宴，饮酒庆贺。

(二) 扈三娘一家老小俱被李逵砍杀，她似乎毫无怨恨之心，此英雄女子也太不近人情。

正饮宴间，只见朱贵酒店里使人上山来报道：“林子前大路上，



一伙客人经过。小喽啰出去拦截，数内一个，称是郓城县都头雷横。朱头领邀请住了，见在店里饮分例酒食。先使小校报知。”晁盖、宋江听了大喜，随即与同军师吴用三个下山迎接。朱贵早把船送至金沙滩上岸。宋江见了，慌忙下拜道：“久别尊颜，常切云树之思^[1]。今日缘何经过贱处？”雷横连忙答礼道：“小弟蒙本县差遣往东昌府公干，回来经过路口，小喽啰拦讨买路钱。小弟提起贱名，因此朱兄坚意留住。”宋江道：“天与之幸！”请到大寨，教众头领都相见了。置酒管待，一连住了五日，每日与宋江闲话。晁盖动问朱全消息。雷横答道：“朱全见今参做本县当牢节级，新任知县好生欣喜。”宋江宛曲把话来说雷横上山入伙。雷横推辞：“老母年高，不能相从。待小弟送母终年之后，却来相投。”雷横当下拜辞了下山。宋江等再三苦留不住。众头领各以金帛相赠，宋江、晁盖自不必说。雷横得了一大包金银下山，众头领都送至路口作别，把船渡过大路，自回郓城县去了。不在话下。

且说晁盖、宋江回至大寨聚义厅上，起请军师吴学究定义山寨职事。吴用已与宋公明商议已定。次日，会合众头领听号令。先拨外面守店头领。宋江道：“孙新、顾大嫂原是开酒店之家，着令夫妇二人替回童威、童猛别用。”再令时迁去帮助石勇，乐和去帮助朱贵，郑天寿去帮助李立。东南西北四座店内，卖酒卖肉，招接四方入伙好汉。每店内设两个头领。一丈青、王矮虎后山下寨，监督马匹。金沙滩小寨，童威、童猛弟兄两个守把。鸭嘴滩小寨，邹渊、邹润叔侄两个守把。山前大路，黄信、燕顺部领马军下寨守护。解珍、解宝守把山前第一关。杜迁、宋万守把宛子城第二关。刘唐、穆弘守把大寨口第三关。阮家三雄守把山南水寨。孟康仍前监造战船。李应、杜兴、蒋敬总管山寨钱粮金帛。陶宗旺、薛永监筑梁山泊内城垣雁台。侯健专管监造衣袍、铠甲、旌旗、战袄。朱富、宋清提调筵宴。穆春、李云监造屋宇寨栅。萧让、金大坚掌管一应宾客书信公文。裴宣专管军政司，赏功罚罪。其余吕方、郭盛、孙立、欧鹏、马麟、邓飞、杨林、白胜分调大寨八面安歇。晁盖、宋江、吴用居于山顶寨内。花荣、秦明居于山左寨内。林冲、戴宗居于山右寨内。李俊、李逵居于山前。张横、张顺居于山后。杨雄、石秀守护聚义厅两侧。一班头领，分拨已定，每日轮流一位头领做筵席庆贺。山寨体统，甚是齐整。^(三)有诗为证：

巍巍高寨水中央，列职分头任所长。
从此山东遭扰攘，难禁地煞与天罡。

(三) 山寨之分工布局
实际上充满了等级色彩。

[1] 云树之思，比喻朋友阔别后的相思之情。唐杜甫《春日忆李白》：“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



再说雷横离了梁山泊，背了包裹，提了朴刀，取路回到郓城县。到家参见老母，更换些衣服，赍了回文，径投县里来。拜见了知县，回了话，销缴公文批帖，且自归家暂歇。依旧每日县中书画卯酉，听候差使。因一日行到县衙东首，只听得背后有人叫道：“都头几时回来？”雷横回过脸来看时，却是本县一个帮闲的李小二。雷横答道：“我却才前日来家。”李小二道：“都头出去了许多时，不知此处近日有个东京新来打诨的行院^[1]，色艺双绝，叫做白秀英。那妮子来参都头，却值公差出外不在。如今见在勾栏^[2]里，说唱诸般品调。每日有那一般打散，或有戏舞，或有吹弹，或有歌唱，赚得那人山人海价看。都头如何不去睃一睃？端的是个好粉头。”

雷横听了，又遇心闲，便和那李小二径到勾栏里来看。只见门首挂着许多金字帐额，旗杆吊着等身靠背^[3]。入到里面，便去青龙头上第一位坐了。^(四)看戏台上，却做笑乐院本^[4]。那李小二人丛里撇了雷横，自出外面赶碗头脑腊^[5]去了。院本下来，只见一个老儿里着磕脑儿头巾，穿着一领茶褐罗衫，系一条皂绦，拿把扇子上来，开呵^[6]道：“老汉是东京人氏白玉得的便是。如今年迈，只凭女儿秀英歌舞吹弹，普天下伏侍看官。”锣敲响处，那白秀英早上戏台，参拜四方。拈起锣棒，如撒豆般点动。拍下一声界方^[7]，念了四句七言诗，便说道：“今日秀英招牌上，明写着这场话本，是一段风流蕴藉的格范^[8]，唤做‘豫章城双渐赶苏卿’。”说了开话^[9]又唱，唱了又说。合棚价众人喝采不绝。雷横坐在上面，看那妇人时，果然是色艺双绝。但见：

罗衣叠雪，宝髻堆云。樱桃口杏脸桃腮，杨柳腰阑心蕙性。歌喉宛转，声如枝上莺啼；舞态蹁跹，影似花间凤转。腔依古调，音出天然。舞回明月坠秦楼，歌遏行云遮楚馆。高低紧慢，按宫商吐雪喷珠；轻重疾徐，依格范铿金戛玉。笛吹紫竹篇篇锦，板拍红牙字字新。

(四)李小二实乃帮白秀英拉生意的捐客。

[1] 行院，指妓院，也指妓女。宋马庄父《孤鸾》词：“陌上叫声，好是卖花行院。”

[2] 勾栏，又作勾阑或构栏，宋代勾栏多同瓦舍、瓦肆或瓦子有关，是城市里娱乐场所的集中地。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者，野合易散之意也”。《水经注》卷二引南朝宋段国《沙州记》：“吐谷浑于河（黄河）上作桥，谓之河历。长百五十步……相去三丈，并大材横次之，施钩栏，甚严饰。”勾栏之名始于此。唐王建《宫词》：“风帘水殿压芙蓉，四面勾栏在水中。”唐李商隐诗：“帘轻幕重金勾栏。”唐李贺诗：“蟪蛄吊月勾栏下。”

[3] 靠背，演唱或演武场地的帐幔。

[4] 笑乐院本，正戏开演以前的玩笑戏，多以滑稽手段逗笑取乐的戏剧。《金瓶梅词话》第三十一回：“教坊司伴官跪呈上大红纸手本，下边簇拥一段笑乐院本。”

[5] 碗头脑腊，碗头，乡村穷人家放在菜上面充门面的肥肉片；脑腊，指腊猪肉头。

[6] 开呵，指卖艺的开场白，与“打野呵”、“打野”指艺人在街头卖艺不同。宋章渊《稿简赘笔》：“如今之艺人，于市肆作场谓之打野，皆谓不着所，今人谓之打野呵。”宋周密《武林旧事·瓦子勾栏》：“或有路歧，不入勾栏，只在耍闹宽阔之处做场者，谓之打野呵，此又艺之次者。”

[7] 界方，用木、玉石、象牙或者水晶等为材料制成的镇书纸的文具。宋周密《武林旧事·车驾幸学》：“内官进书案听宣，以经授执经官，进于案上……内官进牙界方。”宋杜绾《云林石谱·菜叶石》：“汉州郡菜叶玉石出深水……土人浇沙水，以铁刃解之成片，为响版或界方压尺。”

[8] 格范，指故事。

[9] 开话，古代说唱艺术在进入正题之前为吸引听众所讲的小故事或诗词等。



(五) 白秀英伶牙俐齿咄咄逼人!《水浒传》善于通过高度个性化的人物语言来刻画人物性格,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一些次要人物的语言达到了高度的个性化,“闻其声如见其人”。

(六) 此段文字对古代说唱表演过程的描写完整而细腻,实为难得一见的宝贵史料。

[1] 务头,说唱艺术、戏曲的术语,有多种解释,这里指说唱艺术中最关键、最精彩或最动听的地方。元周德清《中原音韵·作词十法·正语作词起例》:“要知某调、某句、某字是务头,可施俊语于其上。”

[2] 买马博金,古乐府有《爱妾换马曲》,古琴有《不博金曲》。

[3] 子弟,指说唱或戏曲艺人。《金瓶梅词话》第三六回:“安进士问:‘你们是那里子弟?’荀子孝道:‘小的都是苏州人。’安进士道:‘你等先妆扮了,来唱个我们听。’四个戏子下边妆扮去了。”

[4] 三家村,偏僻的小乡村。唐王季友《代贺若令誉赠沈千运》诗:“山上双松长不改,百年唯有三家村。”宋苏轼《用旧韵送鲁元翰知涪州》:“永谢十年旧,老死三家村。”

[5] 捆绑(bīng bā),指用绳捆索绑。宋无名氏《小孙屠》戏文第十一出:“谁知命运遭乖蹇,今朝受刑宪。免教受捆绑,感恩即非浅。”元无名氏《渔樵记》第三折:“他将你捆绑吊拷施呈尽。”

那白秀英唱到务头^[1],这白玉乔按喝道:“虽无买马博金艺^[2],要动聪明鉴事人。看官喝采道是过去了。我儿且回一回。下来便是衬交鼓儿的院本。”白秀英拿起盘子,指着道:“财门上起,利地上住,吉地上过,旺地上行。手到面前,休教空过。”白玉乔道:“我儿且走一遭,看官都待赏你。”白秀英托着盘子,先到雷横面前。雷横便去身边袋里摸时,不想并无一文。雷横道:“今日忘了,不曾带得些出来。明日一发赏你。”白秀英笑道:“‘头醋不艳彻底薄’。官人坐当其位,可出个标首。”雷横通红了面皮道:“我一时不曾带得出来,非是我舍不得。”白秀英道:“官人既是来听唱,如何不记得带钱出来?”雷横道:“我赏你三五两银子,也不打紧。却恨今日忘记带来。”白秀英道:“官人今日见一文也无,提甚三五两银子。正是教俺望梅止渴,画饼充饥。”^(五)白玉乔叫道:“我儿,你自没眼,不看城里人村里人,只顾问他讨甚么。且过去,自问晓事的恩官告个标首。”雷横道:“我怎地不是晓事的?”白玉乔道:“你若省得这子弟^[3]门庭时,狗头上生角。”众人齐贺起来。雷横大怒,便骂道:“这忤奴,怎敢辱我!”白玉乔道:“便骂你这三家村^[4]使牛的,打甚么紧!”有认得的喝道:“使不得!这个是本县雷都头。”白玉乔道:“只怕是驴筋头。”雷横那里忍耐得住,从坐椅上直跳下戏台来,揪住白玉乔,一拳一脚,便打得唇绽齿落。众人见打得凶,都来解拆开了。又劝雷横自回去了。勾栏里人,一哄尽散了。^(六)

原来这白秀英却和那新任知县,旧在东京两个来往。今日特地在郓城县开勾栏。那娼妓见父亲被雷横打了,又带重伤,叫一乘轿子,径到知县衙内诉告:“雷横殴打父亲,搅散勾栏,意在欺骗奴家。”知县听了,大怒道:“快写状来。”这个唤做枕边灵。便教白玉乔写了状子,验了伤痕,指定证见。本处县里有人都和雷横好的,替他去知县处打关节。怎当那婆娘守定在衙内,撒娇撒痴,不由知县不行。立等知县差人,把雷横捉拿到官,当厅责打,取了招状,将具枷来枷了,押出去号令示众。那婆娘要逞好手,又去知县行说了,定要把雷横号令在勾栏门首。第二日,那婆娘再去做场。知县却教把雷横号令在勾栏门首。这一班禁子人等,都是和雷横一般的公人,如何肯捆绑^[5]他。这婆娘寻思一会:“既是出名奈何了他,只是一怪。”走出勾栏门,去茶坊里坐下,叫禁子过去,发话道:



“你们都和他有首尾，却放他自在。知县相公教你们棚扒他，你到作做人情！少刻我对知县说了，看道奈何得你们也不？”禁子道：“娘子不必发怒，我们自去棚扒他便了。”白秀英道：“恁地时，我自将钱赏你。”禁子们只得来对雷横说道：“兄长，没奈何，且胡乱棚一棚。”把雷横棚扒在街上。

人闹里，却好雷横的母亲正来送饭，看见儿子吃他棚扒在那里，便哭起来，骂那禁子们道：“你众人也和我儿一般在衙门里出入的人，钱财直这般好使。谁保的常没事？”禁子答道：“我那老娘，听我说！我们却也要容情，怎禁被原告人监定在这里要棚，我们也没做道理处。不时，便要去和知县说，苦害我们。因此上做不的面皮。”那婆婆道：“几曾见原告人自监着被告号令的道理？”禁子们又低低道：“老娘，他和知县来往得好，一句话便送上我们。因此两难。”那婆婆一面自去解索，一头口里骂道：“这个贼贱人，直恁的倚势！我且解了这索子，看他如今怎的？”白秀英却在茶房里听得，走将过来便道：“你那老婢子，却才道甚么？”那婆婆那里有好气，便指着骂道：“你这千人骑、万人压、乱人人的贱母狗，做甚么倒骂我！”白秀英听得，柳眉倒竖，星眼圆睁，大骂道：“老咬虫，吃贫婆，贱人！怎敢骂我？”婆婆道：“我骂你待怎的？你须不是郓城县知县。”白秀英大怒，抢向前，只一掌，把那婆婆打个踉跄。那婆婆却待挣扎，白秀英再赶入去，老大耳光子只顾打。这雷横是个大孝的人，^(七)见了母亲吃打，一怒从心发，扯起枷来，望着白秀英脑盖上打将下来。那一枷稍打个正着，劈开了脑盖，扑地倒了。众人看时，那白秀英打得脑浆迸流，眼珠突出，动弹不得，情知死了。有诗为证：

玉貌花颜俏粉头，当场歌舞擅风流。

只因窘辱雷横母，裂脑横尸一命休。

众人见打死了白秀英，就押带了雷横，一发来县里首告，见知县备诉前事。知县随即差人押雷横下来，会集相官，拘唤里正邻佑人等，对尸检验已了，都押回县来。雷横一面都招承了，并无难意。他娘自保领回家听候。禁子都监下了。把雷横枷了，下在牢里。当牢节级却是美髯公朱仝，见发下雷横来，也没做奈何处。只得安排些酒食管待，教小牢子打扫一间净房，安顿了雷横。少间，他娘来牢里送饭，哭着哀告朱仝道：“老身年纪六旬之上，眼睁地只看着这个孩儿。望烦节级哥哥可看日常间弟兄面上，可怜见我这个孩儿，看觑！看觑！”朱仝道：“老娘，自请放心归去。今后饭食不必来送，小人

(七) “孝”与“义”为梁山泊众好汉共有之道德准则。宋江就被称为“孝义黑三郎”。



自管待他。倘有方便处，可以救之。”雷横娘道：“哥哥救得孩儿，却是重生父母。若孩儿有些好歹，老身性命也便休了。”朱仝道：“小人专记在心，老娘不必挂念。”那婆婆拜谢去了。朱仝寻思了一日，没做道理救他处。朱仝自央人去知县处打关节，上下替他使用人情。那知县虽然爱朱仝，只是恨这雷横打死了他表子^[1]白秀英，也容不得他说了。又怎奈白玉乔那厮，催并叠成文案，要知县断教雷横偿命。因在牢里六十日限满断结，解上济州。主案押司抱了文卷先行，却教朱仝解送雷横。^(八)

(八) 一个小小案件，牵涉出多少人情关系。

朱仝引了十数个小牢子，监押雷横，离了郓城县。约行了十数里地，见个酒店。朱仝道：“我等众人就此吃两碗酒去。”众人都到店里吃酒。朱仝独自带过雷横，只做水火，乘后面僻静处开了枷，放了雷横分付道：“贤弟自回，快去家里取了老母，星夜去别处逃难。这里我自替你吃官司。”雷横道：“小弟走了自不妨，必须要连累了哥哥，恐怕罪犯深重。”朱仝道：“兄弟，你不知，知县怪你打死了他表子，把这文案却做死了。解到州里，必是要你偿命。我放了你，我须不该死罪。况兼我又无父母挂念，家私尽可倍偿。你顾前程万里自去。”雷横拜谢了，便从后门小路奔回家里，收拾了细软包裹，引了老母，星夜自投梁山泊入伙去了。^(九)不在话下。

(九) 梁山一百零八好汉，不仅各俱性格，而且其逼上梁山之起因和过程也都各具特色。

却说朱仝拿着空枷，撞在草里，却出来对众小牢子说道：“吃雷横走了，却是怎地好？”众人道：“我们快赶去他家里捉。”朱仝故意延迟了半日，料着雷横去得远了，却引众人来县里出首。朱仝告道：“小人自不小心，路上被雷横走了，在逃无获，情愿甘罪无辞。”知县本爱朱仝，有心将就出脱他，被白玉乔要赴上司陈告朱仝故意脱放雷横，知县只得把朱仝所犯情由申将济州去。朱仝家中自着人去上州里使钱透了，却解朱仝到济州来。当厅审录明白，断了二十脊杖，刺配沧州牢城。朱仝只得带上行枷，两个防送公人领了文案，押送朱仝上路。家间人自有送衣服盘缠，先赍发了两个公人。当下离了郓城县，迤迤望沧州横海郡来。于路无话。到得沧州，入进城中，投州衙里来。正值知府升厅，两个公人押朱仝在厅阶下，呈上公文。知府看了，见朱仝一表非俗，貌如重枣，美髯过腹，知府先有八分欢喜。便教：“这个犯人休发下牢城营里，只留在本府听候使唤。”当下除了行枷，便与了回文。两个公人相辞了自回。

[1] 表子，称呼妓女。宋无名氏《错立身》戏文第十二出：“被父母禁持，投东摸西，将一个表子依随。”明周祈《名义考·人部·笏表》：“俗谓倡曰表子，私倡者曰笏老，表对里之称，表子，犹言外妇。”

只说朱仝自在府中，每日只在厅前伺候呼唤。那沧州府里押番、虞候、门子、承局、节级、牢子都送了些人情，又见朱仝和气，因此上都欢喜他。忽一日，本官知府正在厅上坐堂，朱仝在阶侍立。知府



唤朱全上厅，问道：“你缘何放了雷横，自遭配在这里？”朱全禀道：“小人怎敢故放了雷横？只是一时间不小心，被他走了。”知府道：“你如何得此重罪？”朱全道：“被原告人执定要小人如此招做故放，以此问得重了。”知府道：“雷横为何打死了那娼妓？”朱全却把雷横上项的事，备细说了一遍。知府道：“你敢见他孝道，为义气上放了他？”朱全道：“小人怎敢欺公罔上！”正问之间，只见屏风背后转出一个小衙内来，方年四岁，生得端严美貌，乃是知府亲子，知府爱惜如金似玉。那小衙内见了朱全，径走过来，便要他抱。朱全只得抱起小衙内在怀里。那小衙内双手扯住朱全长髯，说道：“我只要这胡子抱。”知府道：“孩儿快放了手，休要啰唆。”小衙内又道：“我只要这胡子抱，和我去耍。”朱全禀道：“小人抱衙内去府前闲走，耍一回来了。”知府道：“孩儿既是要你抱，你和他去耍一回来了。”朱全抱了小衙内，出府衙前来，买些细糖果子与他吃。转了一遭，再抱入府里来。知府看见，问衙内道：“孩儿那里去来？”小衙内道：“这胡子和我街上看耍，又买糖和果子请我吃。”知府说道：“你那里得钱买物事与孩儿吃？”朱全禀道：“微表小人孝顺之心，何足挂齿。”知府教取酒来与朱全吃。府里侍婢捧着银瓶果盒筛酒，连与朱全吃了三大赏钟。知府道：“早晚孩儿要你要时，你可自行去抱他要去。”朱全道：“恩相台旨，怎敢有违。”自此为始，每日来和小衙内上街闲耍。朱全囊篋又有，只要本官见喜，小衙内面上抵自赔费。^(十)

时过半月之后，便是七月十五日盂兰盆^[1]大斋之日。年例各处点放河灯，修设好事。当日天晚，堂里侍婢奶子叫道：“朱都头，小衙内今夜要去看河灯。夫人分付你，可抱他去看一看。”朱全道：“小人抱去。”那小衙内穿一领绿纱衫儿，头上角儿拴两条珠子头须，从里面走出来。朱全驮在肩头上，转出府衙内前来，望地藏寺里去看点放河灯。那时恰才是初更时分，但见：

钟声杳霭，幡影招摇。炉中焚百和名香，盘内贮诸般素食。僧持金杵，诵真言荐拔幽魂；人列银钱，挂孝服超升滞魄。合堂功德，画阴司八难三涂；绕寺庄严，列地狱四生六道。杨柳枝头分净水，莲花池内放明灯。

当时朱全肩背着小衙内，绕寺看了一遭，却来水陆堂放生池边看放河灯。那小衙内爬在栏干上看了笑耍。只见背后有人拽朱全袖子道：“哥哥，借一步说话。”朱全回头看时，却是雷横，吃了一惊，便道：“小衙内且下来，坐在这里。我去买糖来与你吃，切不要走动。”

(十) 朱全之善于迎奉，练达人情，可见一斑。

[1] 盂兰盆(梵 ullambana)，相传目连听从佛祖之言，于农历七月十五日置百味五果供养三宝，以解救其亡母于饿鬼道中所受倒悬之苦。后来七月十五日成为民间超度先人的节日。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终制》：“若报罔极之德，霜露之悲，有时斋供，及七月半盂兰盆，望于汝也。”



(十一) 叙事简略得法，借雷横之口，短短几句话就交代清楚了其逃走后的归宿。

(十二) 在逼上梁山之前，多少英雄好汉是耻于上山落草为寇！而这也正是“招安”得到绝大多数梁山义士拥护的思想基础。

小衙内道：“你快来，我要去桥上看河灯。”朱全道：“我便来也。”转身却与雷横说话。朱全道：“贤弟因何到此？”雷横扯朱全到静处拜道：“自从哥哥救了性命，和老母无处归着，只得上梁山泊投奔了宋公明入伙。小弟说哥哥恩德，宋公明亦然思想哥哥旧日放他的恩念。晁天王和众头领，皆感激不浅。因此特地教吴军师同兄弟前来相探。”^(十一)朱全道：“吴先生见在何处？”背后转过吴学究道：“吴用在此。”言罢便拜。朱全慌忙答礼道：“多时不见，先生一向安乐？”吴学究道：“山寨里众头领多多拜意，今番教吴用和雷都头特来相请足下上山，同聚大义。到此多日了，不敢相见。今夜伺候得着，望仁兄便那尊步，同赴山寨，以满晁宋二公之意。”朱全听罢，半晌答应不得，便道：“先生差矣！这话休题，恐被外人听了不好。雷横兄弟，他自犯了该死的罪，我因义气放了他。上山入伙，出身不得。我亦为他配在这里。天可怜见，一年半载，挣扎还乡，复为良民。我却如何肯做这等的事？你二位便可请回，休在此间惹口面不好。”雷横道：“哥哥在此，无非只是在人之下，伏侍他人，非大丈夫男子汉的勾当。不是小弟裹合上山，端的晁、宋二公，仰望哥哥久矣。休得迟延自误。”朱全道：“兄弟，你是甚么言语！你不想我为你母老家寒上放了你去，今日你到来陷我为不义！”^(十二)吴学究道：“既然都头不肯去时，我们自告退，相辞了去休。”朱全道：“说我贱名上覆众位头领。”一同出来。

朱全回来，不见了小衙内，叫起苦来，两头没路去寻。雷横扯住朱全：“哥哥休寻，多管是我带来的两个伴当，听得哥哥不肯去，因此到抱了小衙内去了。我们一处去寻。”朱全道：“兄弟，不是耍处。这个小衙内是知府相公的性命，分付在我身上。”雷横道：“哥哥且跟我来。”朱全帮住雷横、吴用，三个离了地藏寺，径出城外。朱全心慌，便问道：“你的伴当抱小衙内在那里？”雷横道：“哥哥且走到我下处，包还你小衙内。”朱全道：“迟了时，恐知府相公见怪。”吴用道：“我那带来的两个伴当是个没分晓的，以定直抱到我们的下处去了。”朱全道：“你那伴当姓甚名谁？”雷横答道：“我也不认得。只听闻叫做黑旋风李逵。”朱全失惊道：“莫不是江州杀人的李逵么？”吴用道：“便是此人。”朱全跌脚叫苦，慌忙便赶。离城走下到二十里，只见李逵在前面叫道：“我在这里。”朱全抢近前来，问道：“小衙内放在那里？”李逵唱个喏道：“拜揖节级哥哥，小衙内有在这里。”朱全道：“你好好的抱出小衙内还我。”李逵指着头上道：“小衙内头须儿，却在我头上。”朱全看了，又问：“小衙内正在何处？”李逵道：“被



我把些麻药抹在口里，直驮出城来。如今睡在林子里。你自请去看。”朱仝乘着月色明朗，径抢入林子里寻时，只见小衙内倒在地上。朱仝便把手去扶时，只见头劈做两半个，已死在那里。^(十三)有诗为证：

远从萧寺看花灯，偶遇雷横便请行。

只为坚心慳入伙，更将婴孺劈天灵。

(十三) 李逵之嗜杀成性，有时表现得极其残忍。

当时朱仝心下大怒，奔出林子来，早不见了三个人。四下里望时，只见黑旋风远远地拍着双斧叫道：“来，来，来！和你斗二三十合。”朱仝性起，奋不顾身，拽扎起布衫，大踏步赶将来。李逵回身便走，背后朱仝赶来。这李逵却是穿山度岭惯走的人，朱仝如何赶得上，先自喘做一块。李逵却在前面，又叫：“来，来，来！和你拼个你死我活。”朱仝恨不得一口气吞了他，只是赶他不上。赶来赶去，天色渐明。李逵在前面，急赶急走，慢赶慢行，不赶不走。看看赶入一个大庄院里去了。朱仝看了道：“那厮既有下落，我和他干休不得！”朱仝直赶入庄院内厅前去，见里面两边，都插着许多军器。朱仝道：“想必是个官宦之家。”立住了脚，高声叫道：“庄里有人么？”只见屏风背后转出一人来。那人是谁？正是：

累代金枝玉叶，先朝凤子龙孙。丹书铁券护家门，万里招贤名振。

待客一团和气，挥金满面阳春。能文会武孟尝君，小旋风聪明柴进。

出来的正是小旋风柴进。问道：“兀是谁？”朱仝见那人人物轩昂，资质秀丽，慌忙施礼答道：“小人是郓城县当牢节级朱仝，犯罪刺配到此。昨晚因和知府的小衙内出来看放河灯，被黑旋风杀害小衙内，见今走在贵庄。望烦添力，捉拿送官。”柴进道：“既是美髯公，且请坐。”朱仝道：“小人不敢拜问官人高姓。”柴进答道：“小生姓柴名进，小旋风便是。”朱仝道：“久闻大名。”连忙下拜。又道：“不期今日得识尊颜。”柴进说道：“美髯公亦久闻名，且请后堂说话。”朱仝随着柴进直到里面。朱仝道：“黑旋风那厮，如何竟敢径入贵庄躲避？”柴进道：“容覆：小可平生，专爱结识江湖上好汉，为是家间祖上有陈桥让位之功，先朝曾敕赐丹书铁券。但有做下不是的人，停藏在家，无人敢搜。近间有个爱友，和足下亦是旧交，目今见在梁山泊做头领，名唤及时雨宋公明，写一封书，令吴学究、雷横、黑旋风，俱在弊庄安歇。礼请足下上山，同聚大义。因见足下推阻不从，



(十四) 朱仝之语实际上揭示了部分梁山好汉不择手段、残忍冷酷的阴暗面。

(十五) “容本”《水浒传》此回评曰：“朱仝毕竟是个好人，只是言必信、行必果耳，安有大丈夫而为一太守作一雄乳婆之理？即小衙内性命亦值怎么，何苦为此匹夫之勇，妇人之仁？好笑，好笑。”

故意教李逵杀害了小衙内，先绝了足下归路，只得上山，坐把交椅。吴先生、雷兄，如何不出来陪话？”只见吴用、雷横从侧首阁子里出来，望着朱仝便拜，说道：“兄长，望乞恕罪！皆是宋公明哥哥将令分付如此。若到山寨，自有分晓。”朱仝道：“是则是你们弟兄好情意，只是忒毒些个！”^(十四)柴进一力相劝。朱仝道：“我去则去，只教我见黑旋风面罢。”柴进道：“李大哥，你快出来陪话。”李逵也从侧首出来，唱个大喏。朱仝见了，心头一把无明火高三千丈，按捺不下，起身抢近前来，要和李逵性命相搏。^(十五)柴进、雷横、吴用三个，苦死劝住。朱仝道：“若要我上山时，依得我一件事，我便去。”吴用道：“休说一件事，遮莫几十件，也都依你。愿闻那一件事？”不争朱仝说出这件事来，有分教：大闹高唐州，惹得梁山泊。直教招贤国戚遭刑法，好客皇亲丧土坑。毕竟朱仝对柴进等说出甚么事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李逵打死殷天锡 柴进失陷高唐州

诗曰：

缚虎擒龙不偶然，必须妙算出机先。
只知悻悻全无畏，诨意冥冥却有天。
非分功名真晓露，白来财物等浮烟。
到头挠扰为身累，辜负日高花影眠。

话说当下朱仝对众人说道：“若要我上山时，你只杀了黑旋风，与我出了这口气，我便罢。”李逵听了，大怒道：“教你咬我鸟！晁、宋二位哥哥将令，干我屁事！”^(一)朱仝怒发，又要和李逵厮拼。三个又劝住了。朱仝道：“若有黑旋风时，我死也不上山去。”柴进道：“恁地也却容易，我自有个道理。只留下李大哥在我这里便了。你们三个自上山去，以满晁、宋二公之意。”朱仝道：“如今做下这件事了，知府必然行移文书，去郛城县追捉拿我家小，如之奈何？”吴学究道：“足下放心，此时多敢宋公明已都取宝眷在山上了。”朱仝方才有些放心。柴进置酒相待，就当日送行。三个临晚，辞了柴大官人便行。柴进叫庄客备三骑马，送出关外。临别时，吴用又分付李逵道：“你且小心，只在大官人庄上住几时，切不可胡乱惹事累人！待半年三个月，等他性定，却来取你还山。多管也来请柴大官人入伙。”三个自上马去了。

（一）李逵之语言高度
个性化——率真、粗野。

不说柴进和李逵回庄，且只说朱仝随吴用、雷横来梁山泊入伙。行了一程，出离沧州地界，庄客自骑了马回去。三个取路投梁山泊来，于路无话。早到朱贵酒店里，先使人上山寨报知。晁盖、宋江引了大小头目，打鼓吹笛，直到金沙滩迎接。一行人都相见了，各人乘马回到山上大寨前下了马，都到聚义厅上叙说旧话。朱仝道：“小弟今蒙呼唤到山，沧州知府必然行移文书，去郛城县捉我老小，如之奈何？”宋江大笑道：“我教长兄放心，尊嫂并令郎，已取到这里多



日了。”朱仝又问道：“见在何处？”宋江道：“奉养在家父太公歇所。兄长请自己去问尉便了。”朱仝大喜。宋江着人引朱仝直到宋太公歇所，见了一家老小并一应细软行李。妻子说道：“近日有人赍书来，说你已在山寨入伙了。因此收拾，星夜到此。”朱仝出来，拜谢了众人。宋江便请朱仝、雷横山顶下寨，一面且做筵席，连日庆贺新头领，不在话下。

却说沧州知府至晚不见朱仝抱小衙内回来，差人四散去寻了半夜。次日，有人见杀死在林子里，报与知府知道。府尹听了，大怒，亲自到林子里看了，痛哭不已，备办棺木烧化。次日升厅，便行移公文，诸处缉捕，捉拿朱仝正身。郓城县已自申报朱仝妻子挈家在逃，不知去向。行开各州县，出给赏钱捕获，不在话下。

只说李逵在柴进庄上，住了一月之间，忽一日见一个人赍一封书，急急奔庄上来。柴大官人却好好迎着，接书看了，大惊道：“既是如此，我只得去走一遭。”李逵便问道：“大官人，有甚紧事？”柴进道：“我有个叔叔柴皇城，见在高唐州居住。今被本州知府高廉的老婆兄弟殷天锡那厮来要占花园，呕了一口气，卧病在床，早晚性命不保。必有遗嘱的言语分付，特来唤我。想叔叔无儿无女，必须亲身去走一遭。”李逵道：“既是大官人去时，我也跟大官人去走一遭，如何？”柴进道：“大哥肯去时，就同走一遭。”柴进即便收拾行李，选了十数匹好马，带了几个庄客。次日五更起来，柴进、李逵并人都上了马，离了庄院，望高唐州来。在路不免饥食渴饮，夜宿晓行。来到高唐州，入城直至柴皇城宅前下马。留李逵和从人在外面厅房内，柴进自径入卧房里来，看视那叔叔柴皇城时，但见：

面如金纸，躯似枯柴。悠悠无七魄三魂，细细只一丝两气。牙关紧急，连朝水米不沾唇；心膈膨膨，终日药丸难下腹。隐隐耳虚闻磬响，昏昏眼暗觉萤飞。六脉微沉，东岳判官催使去；一灵缥缈，西方佛子唤同行。丧门吊客已临身，扁鹊卢医难下手。

柴进看了柴皇城，自坐在叔叔卧榻前，放声恸哭。皇城的继室出来劝柴进道：“大官人鞍马风尘不易，初到此间，且省烦恼。”柴进施礼罢，便问事情。继室答道：“此间新任知府高廉兼管本州兵马，是东京高太尉的叔伯兄弟。倚仗他哥哥势要，在这里无所不为。带将一个妻舅殷天锡来，人尽称他做殷直阁。那厮年纪却小，又倚仗他姐夫高廉的权势，在此间横行害人。有那等献劝的卖科^[1]，对他说

[1] 卖科，奉承，献谄。



我家宅后有个花园水亭尽造的好。那厮带将许多诈奸不及的三二十人，径入家里，来宅子后看了，便要发遣我们出去，他要来住。皇城对他说道：‘我家是金枝玉叶，有先朝丹书铁券在门，诸人不许欺侮。你如何敢夺占我的住宅，赶我老小那里去？’那厮不容所言，定要我们出屋。皇城去扯他，反被这厮推抢殴打。因此受这口气，一卧不起，饮食不吃，服药无效，眼见得上天远人地近。今日得大官人来家做个主张，便有些山高水低，也更不忧。”柴进答道：“尊婶放心，只顾请好医士调治叔叔。但有门户，小侄自使人回沧州家里去取丹书铁券来，和他理会。”^(二)便告到官府、今上御前，也不怕他。”继室道：“皇城干事，全不济事，还是大官人理论是得。”

柴进看视了叔叔一回，却出来和李逵并带来人从说知备细。李逵听了，跳将起来说道：“这厮好无道理！我有大斧在这里，教他吃我几斧，却再商量。”柴进道：“李大哥，你且息怒，没来由和他粗鲁做甚么？他虽是依势欺人，我家放着有护持圣旨。这里和他理论不得，须是京师也有大似他的，放着明明的条例，和他打官司。”李逵道：“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我只是前打后商量。那厮若还去告，和那鸟官一发都砍了！”^(三)柴进笑道：“可知朱全要和你厮拼，见面不得！这里是禁城之内，如何比得你山寨横行！”李逵道：“禁城便怎地？江州无军马？偏我不曾杀人？”柴进道：“等我看了头势，用着大哥时，那时相央。无事只在房里请坐。”正说之间，里面侍妾慌忙来请大官人看视皇城。柴进入里面卧榻前，只见皇城阁着两眼泪，对柴进说道：“贤侄志气轩昂，不辱祖宗。我今日被殷天锡殴打，你可看骨肉之面，亲赍书往京师拦驾告状，与我报仇。九泉之下也感贤侄亲意！保重，保重，再不多嘱！”言罢，便放了命。柴进痛哭了一场。继室恐怕昏晕，劝住柴进道：“大官人，烦恼有日，且请商量后事。”柴进道：“誓书在我家里，不曾带得来，星夜教人去取，须用将往东京告状。叔叔尊灵，且安排棺椁盛殓，承了孝服，却再商量。”柴进教依官制备办内棺外椁，依礼铺设灵位，一门穿了重孝，大小举哀。李逵在外面听得堂里哭泣，自己摩拳擦掌价气。问从人，都不肯说。宅里请僧修设好事功果。

至第三日，只见这殷天锡骑着一匹撞行的马，将引闲汉^[1]三二十人，手执弹弓、川弩，吹筒、气球、拈竿、乐器，城外游玩了一遭，带五七分酒，佯醉假颠，径来到柴皇城宅前，勒住马，叫里面管家的人出来说话。柴进听得说，挂着一身孝服，慌忙出来答应。那殷天锡在马上问道：“你是他家甚么人？”柴进答道：“小可是柴皇

(二) 有丹书铁券者尚被如此欺压，可见社会之黑暗。

(三) 李逵对社会世情的认识入木三分。

[1] 闲汉，即闲人。宋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闲人》：“又有专为棚头，又谓之习闲，凡攀鹰、驾鹤、调鹤、养鹤、斗鸡、赌博、落生之类。”宋吴自牧《梦粱录·闲人》：“又有专为棚头，斗黄头，养百虫蚁、促织儿。又谓之‘闲汉’，凡攀鹰、架鹤、调鹤、斗鸡、赌博、落生之类。”